

易道禅 著

作家出版社

秘境
mijing

易道禅 著

作家出版社

秘境
m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境/易道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63 - 6695 - 3

I. ①秘…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7939 号

秘 境

作 者: 易道禅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于文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3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95 - 3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你的灵魂是一幅精选的风景

——P. 魏尔伦

目 录

- 引 子 / 001
- 第一章 江岛城 / 004
- 第二章 落日 / 021
- 第三章 北漂 / 036
- 第四章 雪山岭 / 052
- 第五章 美人在云端 / 069
- 第六章 城下之谋 / 086
- 第七章 暗流 / 101
- 第八章 风景人 / 116
- 第九章 缘来缘去 / 131
- 第十章 情变 / 149
- 第十一章 行路人 / 168
- 第十二章 红颜·蓝颜 / 182
- 第十三章 欲海 / 199
- 第十四章 故事·事故 / 217
- 第十五章 隐情踪迹 / 233
- 第十六章 预兆 / 248
- 第十七章 生命的流放 / 265
- 第十八章 夜未央 / 282
- 第十九章 一叶红枫 / 308
- 第二十章 海市蜃楼 / 324

引子

马啸天和柳叶红枫小心翼翼地在洞里一边穿梭一边观察。洞很大很深，走着走着光线就慢慢地幽暗下来。他对她说毫无疑问这就是冰洞，估计也有人到过这里，但是为了安全没人敢继续深入。她却好奇而镇定地说这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再进去看看，说不定还有稀世珍宝哩。他对她的胆量和幽默感到吃惊，早上刚进山时她还有些害怕，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畏惧的心理。

他拿出一只袖珍手电筒在前面探路，红枫在后面紧跟着。越往里走温度越来越高，他们发现四周几乎全是凝结的冰壁冰岩，唯独地上没有冰块或融化的冰水，连路面也没有潮湿的迹象。但是气温太闷，夹杂着一种岩石的味道。红枫不解地喊道：“这是个冰窟反而这么热，太奇怪了！”

瞬间，从四面八方传来清脆悦耳但是交叉重叠的回声：

“这是个冰窟反而这么热，太奇怪了！”

.....

回声把他俩吓了一跳，待回过神来，马啸天也兴奋地扯开喉咙大叫：“啊啊，雪山岭，我来啦！我们来啦！”红枫也拉开嗓门再喊：“我喜欢你，美丽的冰洞！”

回声四起，撞击着冰层，之后是更深的沉寂幽静。

马啸天停住脚步，征询红枫的意见：“我们往回走吧？里边太热了，

受不了啦。”

红枫嘟着嘴不大乐意，但是她也感到闷热，只好同意回返。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无论怎么走，就是找不到原路。记忆中的来路变成了断头路，不见了洞口。情急之中东走西绕，偏偏越来越不着边际，仿佛在迷宫中穿行。红枫紧紧抓住马啸天的胳膊，生怕他一不留神就不见了踪影。

“别怕，越是这种时刻越要镇静。现在，我们每走一处都要做一个记号，以防走冤枉路。”

一阵细细的水流声飘进他们的耳朵。红枫睁大眼睛拉着马啸天往水声方向摸索过去，一面冰墙的右侧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透出一束亮光。

马啸天把头探进小洞观察，突然他激动地对红枫说：“这可真是曲径通幽别有洞天。里面有光，还有泉水，我们过去吧。”

他先钻过小洞，接过摄影包和旅行包放下，再拉着她的手一把拽过来。二人仔仔细细地打量眼前的场景，发现这里面更加不同凡响。这个冰洞还要更加幽深庞大，到处是冰雕玉琢，一片耀眼夺目的光灿。最使他们惊奇的是从天而降有一束巨大的光芒直射洞庭，仰头望去，那是一个浑圆的洞口，离地面约摸四五十米高。他大为惊叹：“莫非以前这里是火山口？不对，那应该有熔岩岩浆的遗迹呀。要不就是天然的洞口？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红枫抱住他依恋地说道：“这下我们插翅也难飞出去了。”

他亲昵地抚摸着她的秀发，安慰地说道：“不要惊惶，我们还有三天的干粮。这样的历险，很有意义。就算我们面对的是死亡，我们能厮守在一起，也值！”

“嗯，我有点担心，不过有你在我不所谓了！”

红枫说完就跑去寻找汨汨作响的流泉，在一个拐弯处她果然看见一条阴河，冒着腾腾的蒸汽，奇妙的是，蒸汽迅速被冰壁附吸，使它来不及飘向别处就消散了。阴河最宽的地方像一个盆形池子，流水在里面兜着圈子回溯再继续向外流泻。

她伸手摸了摸流水，对马啸天喊道：“快来看，这肯定就是传说中的热泉。”

他蹲下去捧起一掬水尝了尝，说：“有一股硫磺质的味道，很好，

没有毒的。真正的地热温泉！”

红枫高兴起来，她本来还想在雪野里搭旅行帐篷露营，现在她想的是就在这里过夜了，既可欣赏冰洞又可领略热泉。马啸天说她的想法正合我意，我们今天就不再找出口了，就在这里宿营。他把旅行帐篷找出来丢在一边，取出配套的旅行地毯铺开，回转身看见红枫已脱掉外衣和外裤朝热泉池子走去。他看着她洁白清丽光滑如玉的胴体惊呆了，半晌回过神来大叫：“你要干什么？”

“我很热，想泡一泡泉水。”

“停下！你还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深，万一是个无底洞岂不完蛋了？”

她伸了伸舌头，吓得赶紧往后退。

马啸天找了几块石块丢下水里试探深浅，还是不大放心，干脆把相机的三脚架拉出一角探到水里，试了几个地方发现都只有一米左右的深度，他这才放心地对她说：“没问题，可以下去了。”

她依然很小心地摸索着钻进水里，而后激动地喊着：“真是美妙的感觉，你也来吧。”

看着柳叶红枫高兴的样子，马啸天百感交集。现在面临生死未卜的境地，她却泰然处之无所畏惧，他感到有愧于她的爱有愧于她的期望。望着眼前出水芙蓉般的她，那一幕幕往事仿佛历历在目，他的思绪一下子又飞回到了昨天……

第一章 江岛城

1

江岛城来了个气功大师。人们奔走相告。

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气功是一个大热门。据说这位气功大师每次的带功表演都是万人空巷，而且会把满场的信众调动得疯疯癫癫。但也听说有不满者讥为群魔乱舞，就被一群气功爱好者打得头破血流。

马啸天因为教案的撰写要涉及到一个关于人类神秘现象的话题，因此决定去看一看气功大师的带功表演。

江岛并不是江中的岛，而是在两条大江合围之间的一个半岛，城市就建在半岛之上。

马啸天随人流从渡轮上下船，穿过长长的跳板，爬上高高的码头楼梯，远远地看见一个很大的广场上黑压压一片人群，喧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他想一般的气功示范或表演，基本上都安宁平静祥和，怎么这里这么嘈杂热闹？实在不解。

广场靠江岸的一侧搭起一个豪华的拉幕平台，平台上端坐了一人，他身材不算高，人近中年，略微发福，但是精神矍铄。旁边一人在讲演，夸赞他们的气功大师，天下绝无第二，若不信，大家可以考他任何功夫绝技。他讲到张宏堡其实说起来还是大师的学生，尽管学生现在很红，大师却常常摇头叹息：什么麒麟功，一个字：假！假是相对于真传，我们大师有真传哪。大家知道远古时有个神人叫鬼谷子的吗？后来又有个奇人叫王重阳的，他们二人的捭阖辟谷功夫，天下了得！鬼谷子

的心机和王重阳的灵动，他们的绝技绝招合起来就叫鬼王功。鬼王功，知道吗？以前很少有人得到真传，现今当代只有我们大师一人而已。

有人提议表演一个鬼王功绝技好吗？于是引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只见气功大师站起身来走到台前，他双目微闭平臂齐胸，然后合臂合掌，接着张口吐息、纳气、再深呼吸，如此几番反复，不一会儿，他的身躯已经双脚离地徐徐升空，略有一尺左右，众人惊叹起来，还未叫绝，又见他身体开始凌空旋转，不是平行周转而是像风车一样从脚到头逆时针三百六十度的旋转，那脚和手臂伸直了就像风车叶片般扇出风来。演讲者不无得意地赞美：这才是真正的气流，鬼王的气流！

靠近平台前面一群人似乎着了魔中了邪，东倒西歪手舞足蹈起来。

所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惊为天人！

马啸天也觉甚奇。最近几年来他见过不少自称神秘绝功的大师，不少虔诚的人们被弄得云山雾海神颠魂倒，大有甚嚣尘上欲盖弥彰的趋势。不过这位大师却不装模作样不故弄玄虚，没有花架子滥招数，一上来就拉开架势，直接露两手，倒也真是痛快。

“不过，这哪是气功？分明是杂耍！”他想。气功者也，以气运功，以功敛气，气发功至，功盛气盈。有动如疾风静如泰山之气功，有浑如流沙清如流泉之气功，独不见如马戏如街舞如小品般之气功，这让他开了眼界。

突然，在平台的西侧人群骚动起来，只见有一个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拉开嗓门大喊：“这不是真实的，有假，有机关！”

立马从后台奔出几个块头粗壮的汉子拉住他问要干啥，年轻人说我知道你们这里有玄机。一大汉嚷道，你愿意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滚开，搞什么乱？年轻人不管不顾还想往台子上闯，忽然砰的一拳打在他的左脸颊上，“啥叫玄机？这就是玄机！”怒气冲冲的大汉左右开弓挥动着粗壮的手臂，将年轻人打翻在地，并回过身来逮着机会宣布：“有人妒忌大师，想对大师下黑手搞袭击，大家说怎么办？”人群中便有人大叫：“打死他打死他，竟敢亵渎神功！”现场混乱开来，一伙人冲向年轻人就一阵暴踢。

马啸天听到有个女孩子边哭泣边呼喊：“救命呀，要出人命啦，求求大家不要再打啦，救命呀……”

马啸天感觉那女孩子一定是年轻人的朋友，在这一边倒的情形下，那年轻人非被打死不可，看这女孩多伤心，多惊恐。他有什么罪？不过是想表达一下他可能看到的或者怀疑的观点。现在这个全民崇仰气功的年代，真的就不能容忍不同意见？马啸天不容多想，急速奔上前去，他拼命拉开众人，嘶声竭力地喊道：“大家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气功是健身的，是修身养性的，为什么要使用暴力？”没想到那些不分青红皂白雨点般的拳头转而向他纷纷挥洒。两个年轻人成为群殴的暴力中心，他们死命地防卫抵挡，终究架不住众人的四肢运动。就在这时，一直在台上正中的那位大师突然跳下台子大喝一声：“住手！”刹那间所有人的肢体全都僵硬地停在原处。气功大师走到马啸天和年轻人身边，端详了二人一眼，对那几个大汉呵斥道：“你们又急火攻心啦？”一边做个手势，“叫他俩跟我来”。

女孩子急叫还有我，跟在他们后面。进得平台后面的幕帐里，马啸天和那位被打的年轻人已经坐在气功大师的对面。气功大师久久审视着二人，倒叫二人觉得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亏心事，心里直发虚。他俩嘴角上、脸颊上都还有血迹，额头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

“向他俩赔礼道歉。”气功大师对那群打手喝令道。

“谢谢，不必了，”那年轻人开门见山地回应，“有什么你赶紧说吧，我不想绕圈子。”

“好，干脆！那我就说了。我知道你二人被他们打的原因了。怀疑我的功力？要找破绽？是吧？”

“这么说你经常遇到这类事情啰？不然为何一猜就是个准？”

气功大师两手猛击一掌，对身边的一群人嘿嘿一笑：“我早说过，这就叫慧心，你们得悟一悟啊。小伙子，你有慧心哪，这就叫悟。不过你们如何认定我的功夫有假？曾经被骗过？曾经发现有人被骗过？”

年轻人冷笑一声：“按科学原理和自然法则，我认为人的身体尚且不能自动离地，更不能凭空旋转……”

气功大师仰天吐息，凝神聚目，略微思索片刻，他说：“你们不要跟我谈科学！在生活中，在人们的生命运行过程中，许多东西不要拿科学来套用，那会套得人们跟机器一样，明白吗？生活得太科学太精密了，人们就只会算计。很乏味，不好玩哪！”

“不明白！不知道你想说啥？”两个年轻人很糊涂地你看我我看你，确实没有听明白大师的话。

大师继续说道：“读过《易经》吗？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据说科学世界里不能拥有真正的永动机，可是精神的世界，未必没有永恒的动能。”

大师很镇定地侃侃而谈，倒是年轻人有些坐不住了。

“大师，”年轻人面露鄙夷之色：“能够引经据典，说明你有学问，但不能说明功夫的真伪，相反这是庸俗的诡辩术。其实，不论你是借藏密功还是瑜伽功的名义，还是打鬼王功的旗号，都是徒劳的，何况就算能产生气流也跟所谓永恒的动能扯不上边。”

“你们可以耳听目察心审智观，看看是否有破绽？破绽在哪里？先有玄机之主见，必然心生玄机之疑碍。佛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师说。

马啸天知道遇到一个城府很深而且也很有道养的高手了，但他认为他是站在被打年轻人观点一方的，故而对大师说道：“我也认为你刚才的功夫其实就是一种表演，看看你养了那么多保镖拥趸，就使人确信无疑的是，你们的功夫就是一种高级魔术、一种高级杂耍，说好听一点，就是一种江湖行为艺术。”

“说得好说得好！我欣赏你的说法，行为艺术！我要谢谢你没有把它说成是行为骗术。看得出来你们二人将来必是有作为的人，因为一有勇气敢于捣乱，二有智慧怀疑一切。这两点在‘文革’中让多少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啊。”

马啸天感觉到气功大师的揶揄。

“其实，政治何尝不是行为艺术，经济何尝不是行为艺术，战争何尝不是行为艺术？各行各业都是行为艺术。今后你们的一生不也是注定要进行行为艺术吗？生存，就是最大的行为艺术。朋友，要谦恭和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

马啸天似乎听懂了大师话中的玄机，他想这样谈下去分明不是他的对手。他立即扭转话题：“我不认识这位兄弟，我还没有真正开始怀疑你的功夫，就看见你们的人对他施行暴力，为什么？你们怕什么？这样的

事情我听说了不下几起，这个国家没有王法了吗？我是看不过才……”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是吗？”气功大师打断了马啸天的话，“我佩服你的精神。你说的打人的事，我很清楚，我会修理他们的，你们放心。气功是不容暴力的。不过，气功也是不容怀疑的。我既非藏密功，也非瑜伽功，我是鬼王功，真正的气功！”

“鬼王功的特点就是，每个人自己主宰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大王，而抛开外在面具时，每个人的内心里其实就是一个魔鬼。我的表演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没有人找得出我有什么机关和破绽，因为我亦鬼亦人。”

气功大师看来善于口辞，而且看样子还很喜欢滔滔不绝阐发宏论。马啸天不想玩这种玄虚，起身想告辞。

女孩子在一旁听得多时了，她大概一句也没有弄明白，这时突然冒一句：“说了那么多，打了人怎么办？”

气功大师听了侧目注视了女孩子一番，“哦，姑娘，你是他们一块的？”

“我是他妹妹，这位大哥我不认识，可是也被你们打伤了，真是太没有人性了。”女孩子眼睛看着两个受伤的人，眼角似乎还挂着心有余悸的泪水。

“打他们的人是群众，这我没办法，法不责众啊。我只能管我的人。我的人打了人，我会重处，被打的人，我会赔偿。”

“哼！”女孩子还余怒未消，跟着不忘讥讽一句：“什么气功？我也不知道你的气到底在哪里！”

“姑娘，你可能不会知道气在哪里，不过你可以回去问问他俩，他俩知道的。”

大师笑着送他们出来，并给了他们一包说是医治创伤的秘方。末了，还笑对女孩子说一句：“你不适合跟他俩走南闯北，不然很可惜的耶。”

女孩子不高兴地回敬他：“你到底是江湖郎中还是算命先生？我的命运你也能掐会算？”

“哈哈，这不，我给你发气了，这个气可是你自己亲自接到的啊。我送你们一段话吧：‘一众人人生一轮月，一度轮回一度隐；一世英明一时悔，一朝清白一刻泯；一厢红颜一厢知，一层姻缘一层情；一场英雄

一场梦，一峰极顶一望空。’千万不要打破游戏规则噢。”

马啸天冷冷地说：“多谢赐教，我看你做做学问兴许还能唬人，搞这鬼王功嘛那就是哄鬼了。”

2

兄妹俩自我介绍，哥哥叫丁一凡，妹妹叫丁楚楚，他们非要拉马啸天去家里给伤口上药，说被义士舍身相救一场，邀客酬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马啸天拗不过兄妹二人特别是丁楚楚的盛情，只得答应。

一路上，丁楚楚一直很内疚，一个劲地表达歉意：“都是我惹的祸，哥哥说不去看热闹，我偏叫去。结果害得你们受伤。”

丁一凡说：“我们又不是为你受的伤，你自责干吗？是我看不惯那些假打的东西。”

马啸天问：“你到底看到什么啦？”

“我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如气功师说的没有人能找得出他有什么机关和破绽，我只是凭科学的基本原理来推断他那些东西肯定是作假。我对所谓气功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类功夫深恶痛绝，所以我凭本能就要反抗这些玩意儿，因而控制不住情绪就大喊起来。”

马啸天笑了笑：“原来你也是性情中人。万一这世上真有我们现今科学观不能察觉的神秘现象呢？”

丁一凡一脸不屑的神情：“哦？你也这样认为？那我们没什么可结交的啦。”

“你容许我把话说完。我也是不信刚才看到的那些场景，可是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不会听任何反对声音的。你到佛庙道观去试试给那些信众者解释说，不要迷信观音菩萨，不要迷信财神灶神，说那是假的虚的没用的，看看他们会不会听你的。我们今天在台下台上，不过是被气功迷信这种现象小小地玩了一把。”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现今的科学观不能察觉的神秘现象，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些信众者的心态。全民信气功，正因为有这样庞大的群众基础，他们那些气功大师不玩咱们玩谁呢？我们只是被小玩，而那些成千上万的群体却是被大玩哪。”

丁一凡听到这里才缓缓地释放了一口粗气，“嘿嘿有道理。我说呢，不跟我想法相同的人怎么会舍命来救我呢。”

马啸天说：“不过我觉得气功先生说的一些东西虽似是而非，可有些还是蛮有味道的。”

“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是骗术。那种居高临下讲玄学，越是让人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越是瞎扯淡。只不过一般人没有那种精心准备来见招拆招，当然就会败下阵来，比如我们。”

丁楚楚抢过话去很天真地说：“我们也没有败下阵来呀，说不定他们心里也发虚呢。”

丁一凡哈哈开怀大笑：“说得有道理，很有道理啊。楚楚，今天你很勇敢，不愧是我丁一凡的妹妹。”

哥哥的夸奖，反而使丁楚楚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这使得她看起来更加清纯可爱。

穿过闹市，马啸天跟着到了丁一凡家里。丁一凡家在一栋老民宅的四层楼上。前面靠街，背后是座山林，很有特色。进入房间，丁楚楚就赶紧拿出消炎药水和绷带，她边为马啸天和丁一凡清洗伤口，边将气功大师送的秘方扔进垃圾桶，“别用什么气功师的狗屁膏药，万一是害人的毒药烂药哩？我就不信他不嫉恨你们这种反对他们的人，到时破了你们这两张英俊面孔的相，看你们找谁去！”

马啸天问丁一凡：“她说的好像有道理啊，你妹妹是学医的？”

“什么学医的，瞧她瞎折腾。我老爸是医生。”

丁楚楚听她哥这么一说，放下手中的绷带就坐到沙发一边去了，“你说我瞎折腾，那好你自个儿整吧，我不折腾了。”

丁一凡对马啸天摇摇头叹口气道：“看她那脾性，我惹不起。她学的是财务专业，大学刚毕业，还未工作呢。哦对了，还不知道你的大名，是干什么行当的？”

马啸天告诉兄妹俩自己的姓名，还告诉他们自己是在江岛市行政学

院教书，丁一凡惊讶地大叫一声：“你是马啸天？我听说过你啊，你是颇有名气的角儿呢，你的大作我拜读过的。真是太巧了，我就在江岛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教书。”马啸天也很惊奇，因为行政学院和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其实是一家人开的两家分店，“可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丁一凡说：“我刚从江岛教育学院调过来不久，大多不认识我。”马啸天说我是看着你有些眼熟。他们互相询问的结果是马啸天跟丁一凡居然今年都是二十六岁，都属马。马啸天自嘲说自己属于双马盘巢，因为他属马也姓马。

丁楚楚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马啸天跟她哥哥竟然是一个单位系统的，她心里忽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急忙沏水泡茶，又叫她哥拿出香烟，马谢绝说自己不抽烟，她又赶紧端来一盘子香蕉放在马啸天跟前。大概发觉自己有些失态，才又小心翼翼地坐回沙发上，没话找话说：“哥，气功大师说我不知道气在哪里，不过可以回来问问你俩，敢情你俩知道呀，能不能告诉我，也让我长长见识？”

丁一凡想起刚才那一幕狼狈样，现在妹妹又将他的军，没好气地回答：“这个话你也信？要说知道嘛，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能言传可以乱弹，我就这样给你乱弹一下吧：对一般人而言，气就是一种自我感受，对非凡的人来说，气是所谓的开天眼，对我们来讲，气就是流动的思想。”

马啸天大喝一声“好！”他打量着这兄妹二人，哥哥丁一凡身高体壮，有些运动员的身架，看起来聪慧自信，眼睛里坚定的神情，让人感觉是一条汉子。妹妹丁楚楚长得清秀俊俏，模样可人，跟哥哥有些反差，因为她纤弱苗条的身材，无论如何也不能联想到她有一个健壮的兄长。

丁一凡兄妹俩跟其父母住在一块，房间显得比较拥挤，那种传统的老式套房实际上就是苏联内廊式木地板楼房，在六七十年代还颇为吃香，但到了九十年代却属于淘汰对象了，马啸天自己住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客厅不大，在靠窗的位置放了一排大书柜，马啸天走过去看了随手抽出一本，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再抽出一本是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圈点，便问丁一凡：“圣母院，修道院，你这是研究文学呢还是基督教？”丁一凡说哪里谈得上研究，瞎

喜欢，西方的文化，文学宗教是分不开的。马啸天发现书架上的书多为狄德罗、伏尔泰、叔本华、黑格尔、尼采、萨特等人的哲学著作，猜想主人家一定是对哲学有偏好，要不就是他的专业。

马啸天偶然间注意到丁楚楚的眼睛一直在观察着自己，因而不敢看她，他发现她的眼睛会说话，但是他听不清那话的真实含意，他有些心慌意乱，只得扭头继续观看房间其他陈设。

丁楚楚却不顾马啸天的腼腆，她越发盯住他细看。绷带纱布下隐露出一副英气的面孔，虽说也是一张普通男人的脸庞，但在丁楚楚看来竟觉得这脸上有太多隐秘，叫人读不懂。她回想起他拼命救哥哥时的那种勇气，那种精神，以及拳头和脚跟乱打乱踢在他身上时他依然拉着哥哥拼命突围的情形，觉得怎么也对不上号。他身材高挑却比较消瘦，有一介文弱书生之相，不过楚楚欣赏的是他那两道奇特的剑眉，剑眉下那炯炯有神的眼瞳。再细细品味他的言谈举止间或透露出来的气质和神态，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她很清楚地感受到，这就是一种男人的魅力，无法躲避也无法阻挡的魅力。这样一种魅力，她一辈子都在渴望都在梦想，以前只认为在小说中在电影中才有，没想到自己今天居然也真真实实地亲身体验到感受到它的存在。在心底，她暗暗感谢她哥哥的莽撞和冲动。一个少女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曾经拥有的梦成为真实的奇遇。

自打那一天起，马啸天和丁一凡，准确地说还有丁楚楚，他们三人注定要成为关系紧密的朋友。

3

马啸天长着一副恰到好处的飘式披发，略显蓬松散乱的头发给人以自由奔放、内敛含蓄的感觉，据说这是一种时下称为大众情人的发型，多少有些远古儒侠义士铁骨柔情自然亲切的风度，因而很受女性的追宠青睐。